

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水平 测算与评估^{*}

胡必亮 刘清杰

【摘要】文章通过构建一个由二级指标构成的双层评估模型,利用面板归一化方法对 30 个新兴市场国家 2013~2017 年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根据测算结果进行总体评估。研究表明:(1)中国是世界上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新兴市场国家,智利、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次之,巴基斯坦、埃及、伊朗等国的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2)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带动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拉丁美洲国家的贡献率日益减少。(3)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并不代表国家整体的综合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哈萨克斯坦等;相反,秘鲁、哥伦比亚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其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4)新兴市场 30 国目前在经济发展模式、环境保护、农业发展等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能源转型发展,更加有效地利用农业资源,保障粮食安全。

【关键词】新兴市场 30 国 综合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 测算

【作者】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刘清杰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讲师。

一、引言

“新兴市场”概念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于 1981 年首次提出,用于识别发展中国家中具有进步、发展与活力特征的经济体,目的是引导国际资本对这些经济体进行投资(方晋等,2012)。随后,一些研究开始从不同角度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界定(IMF, 2004; Kvint, 2009; 张宇燕、田丰, 2010),但缺少综合性指标体系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甄别和测度,仅从引导投资方向的角度定义新兴市场。针对上述问题,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投资安全保障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9ZDA100)的阶段成果。

胡必亮等(2018)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出发,构建一套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根据所选指标的具体数据,采用5级分类法或比较分析法和科学归纳法确定单项指标达标者,然后采用非劣解集交集法,对各项指标的达标者(非劣解集)取交集,从数据比较完整的183个国家中遴选出符合要求的30个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上代表目前世界上发展比较好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的13个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拉丁美洲的9个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秘鲁)、非洲的5个国家(埃及、加纳、摩洛哥、南非、突尼斯)、欧洲的3个国家(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0年这30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为48.20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62.17%^①;土地面积为6 070.88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46.72%^②;GDP为29.0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4.33%^③。这意味着30个新兴市场国家占世界2/3的人口在近1/2的土地上创造了1/3的财富。这一方面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强,同时也说明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在胡必亮等(2018)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30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基于测算结果进行总体评估,分析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初步的政策建议。

二、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与增长相比,发展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特征,不仅包括增长的内容,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一般而言,发展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在8个方面表现出良好的特征:(1)经济发展得更好。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总量、国民人均富裕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2)国家治理水平相对较高。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政府效率相对较高、法律制度相对更完善、腐败控制能力相对更强等。(3)资源禀赋相对更加充裕。拥有更多的耕地、水资源和化石能源储备。(4)生态环境条件和环境保护状况更好。(5)具有更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国民生活品质与健康状况良好,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长,劳动者的就业率较高。(6)具有相对更好的营商环境。政府对企业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企业投融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7)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城乡结构更合理。(8)人口、土地等体量规模相对更大,有利于形成对于经济发展更好的规模效应。

基于上述判断,本文构建一套能够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可行性原则,选择经济发展、国家治理、资

① 数据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TOTL?view=chart>。

② 数据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G.LND.TOTL.K2>。

③ 数据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

源禀赋、环境保护、社会发展、营商环境、结构转型、规模体量 8 个维度的一级指标和 23 个二级指标,每个指标按照其所包含类型的层次从高到低设定为二元或多元定序变量。

第一维度: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本文从经济规模、人均 GDP 和经济增速 3 个角度衡量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1)GDP 总量(美元现值)代表经济发展规模,反映一国范围内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总和,即整体经济实力;(2)用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口总数,就得到人均 GDP(美元现值),代表一个国家国民的平均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准;(3)以 GDP 年实际增长率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该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3 个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①。

第二维度:国家治理。制度不断改进是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制度调整与改进决定着国家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的长期趋势。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GI)^②衡量新兴市场国家的治理水平。WGI 指数的 6 个指标分别是政治稳定(包括政府稳定)、政府效率(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的可信度等)、反馈问责(公民在国家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言论和新闻自由度等)、规制安排(政府为促进发展而制定和执行规则的各种安排)、法律质量(契约执行、产权、警察和法院质量等)和腐败控制(公共权力监督、各种腐败行为的管控等)。

第三维度:资源禀赋。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和化石能源资源作为国家战略性自然资源,不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也对促进国家对外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人均耕地(包括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放牧用的草场、种植蔬菜用地)面积、人均水资源(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和人均化石能源(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产量)3 个指标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并进一步分析其利用情况。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首先,耕地资源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充裕的耕地资源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也是一国经济腾飞的基础。其次,一切社会和经济活动都依赖淡水的供应量和质量,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许多国家陷入缺水的困境,水资源是否充沛直接影响国民基本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最后,新兴市场国家逐渐成为世界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中心,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化石能源出口,因此化石能源也直接影响这些国家未来发展前景。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人均化石能源数据来自历年《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③。

①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② 世界治理指数:<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x#home>。

③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https://www.bp.com/zh_cn/china/home/news/reports.html)。

第四维度: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新兴市场国家在大力促进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在追求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环境保护。本文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两个指标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情况,从而评估其绿色发展水平。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包括在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及天然气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自然资源租金总额通常是指石油租金、天然气租金、煤炭(硬煤和软煤)租金、矿产租金和森林租金之和。通过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因此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的比重就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依赖程度。环境保护的这两个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第五维度:社会发展。本文选择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失业率和女性劳动力占比(女性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4 个指标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健康、教育、就业等社会发展情况,这一系列指标主要用于衡量一国居民的健康状况、人力资本水平、收入来源与水平、性别平等程度及社会进步情况。预期寿命、失业率和女性劳动力占比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

第六维度: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外商投资和经济增长,对新兴市场国家意义重大。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企业营商环境指数评估新兴市场国家的营商环境^①。这一指数包含两方面指标:一方面是衡量政府对企业提供服务的有效性,主要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交税和跨境贸易的便利程度;另一方面是衡量各国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制度与法律保护程度,包括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合同执行、破产办理、工人雇佣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框架的健全程度。

第七维度:结构转型。结构转型通常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生产资源或要素逐渐由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领域,或者从传统经济领域转移到现代经济领域的过程(Alvarez-Cuadrado 等,2011;Herrendorf 等,2014)。结构转型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可以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背后的长期发展潜力和方向。本文选取城镇化率(一国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和制造业(按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ISIC 中第 15~37 类的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两个指标评估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变化与转型情况。其中前者用于评估城乡结构变化,后者用于衡量工业化发展程度。两个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① 数据来源: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

第八维度:规模效应。规模和体量是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足够的规模才有足够的容错能力和更大的发展潜力。不同规模的国家发展路径和战略存在差异,发展的效应也不同。本文以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分别评估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和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基于以上 8 个维度,本文构建具有两层结构的评估模型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发展所包含的主要方面,这一双层结构评估模型包含 8 个一级指标 23 个二级指标,由此得到一个关于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估结构及其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评估模型。

三、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发展指数评估模型

本文采用由低到高逐层加权平均的定量方法计算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水平,即综合发展指数。该指数由 8 个一级指标得分等权平均得到,每个一级指标的发展水平得分由隶属该一级指标的所有二级指标通过等权平均得到,二级指标的得分则源于这个指标的实际统计数据。其中,对二级指标的评分基于指标含义而定,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含有两类指标:一类是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表明一国发展水平越高,这类指标在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最多。例如,“GDP 总量”“人均 GDP”“城镇化率”等,共有 20 个正向指标。设定这类指标的数值越大,评估得分越高。另一类是负向指标,即数值越大表明一国发展水平越低,这种类型有“失业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3 个二级指标。设定这类指标的数值越小,评估得分越高。

具体来看,本文对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测算与排序是在原始数据矩阵(*DATA*)的基础上构建评分矩阵(*SCORE*),进一步得到排序矩阵(*RANK*)。其中,原始数据 *DATA* 矩阵共有 30 行和 23 列,设定其元素为 X_{ij} 。 X_{ij} 表示第 i 个国家($i=1, \dots, 30$)对应第 j 项二级指标($j=1, \dots, 23$)的原始数据。在 *DATA* 矩阵的基础上构建二级指标评分矩阵 $SCORE^{(2)}$,加权得到一级指标评分矩阵 $SCORE^{(1)}$,最终测算得到综合评分矩阵(*SCORE*)。其中 $SCORE^{(2)}$ 矩阵共有 30 行和 23 列,其元素是 $S_{ij}^{(2)}$ 。 $S_{ij}^{(2)}$ 表示第 i 个国家($i=1, \dots, 30$)对应第 j 项二级指标($j=1, \dots, 23$)的评分结果。对于正向指标,评估得分的具体计算公式

为: $S_{ij}^{(2)} = \frac{X_{ij} - \min_{i=1, \dots, n} \{X_{ij}\}}{\max_{i=1, \dots, n} \{X_{ij}\} - \min_{i=1, \dots, n} \{X_{ij}\}} \times 30 + 70$ 。对于负向指标,评估得分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S_{ij}^{(2)} = \frac{\max_{i=1, \dots, n} \{X_{ij}\} - X_{ij}}{\max_{i=1, \dots, n} \{X_{ij}\} - \min_{i=1, \dots, n} \{X_{ij}\}} \times 30 + 70$ 。这里使用面板归一化方法,即最小值和最大值的

取值均在研究区间内,从而使不同年份的得分结果可比。

在 $SCORE^{(2)}$ 矩阵的基础上,构建一级指标评分矩阵 $SCORE^{(1)}$ 。 $SCORE^{(1)}$ 矩阵共有 30

行和 8 列,其元素为 $S_{ij}^{(1)}$ 。 $S_{ij}^{(1)}$ 表示第 i 个国家($i=1, \cdots, 30$)对应第 j 项一级指标($j=1, \cdots, 8$)的评分结果。假设 SCORE⁽²⁾矩阵的第 m 列到第 s 列是属于第 j 项一级指标,设第 p 列($m \leq p \leq s$)的权重为 $w_p^{(2)} \geq 0$ 。 $S_{ij}^{(1)}$ 由所有二级指标加权所得,即 $S_{ij}^{(1)} = \sum_{p=m}^s (S_{ij}^{(2)} \cdot w_p^{(2)}) / \sum_{p=m}^s w_p^{(2)}$ 。这里设定 $w_p^{(2)} = 1$ 。

根据 SCORE⁽¹⁾矩阵,构建出综合发展指数评分矩阵(SCORE)。这一矩阵共有 30 行和 1 列,其元素为 S_i 。 S_i 表示第 i 个国家($i=1, \cdots, 30$)对应的综合发展得分。假设第 j 项一级指标($j=1, \cdots, 8$)的权重为 $w_j^{(1)} \geq 0$ 。那么, S_i 是由 8 个一级指标得分加权得到,即 $S_i = \sum_{j=1}^8 (S_{ij}^{(1)} \cdot w_j^{(1)}) / \sum_{j=1}^8 w_j^{(1)}$ 。这里设定 $w_j^{(1)} = 1$ 。

同样采取逆序方法,基于二级指标得分SCORE⁽²⁾矩阵,构建出对应的 RANK⁽²⁾排序矩阵。RANK⁽²⁾矩阵的元素 $R_{ij}^{(2)}$ 表示第 i 个国家($i=1, \cdots, 30$)对应第 j 项二级指标($j=1, \cdots, 23$)的排序结果。 $R_{ij}^{(2)} = \text{Rank}\{S_{ij}^{(2)} | [S_{ij}^{(2)}]_{i=1, \cdots, 30}\}$,并且 $1 \leq R_{ij}^{(2)} \leq 30$ 。

根据 SCORE⁽¹⁾矩阵,构建一级指标排序矩阵 RANK⁽¹⁾,其包含的元素是 $R_{ij}^{(1)}$,表示第 i 个国家($i=1, \cdots, 30$)对应第 j 项一级指标($j=1, \cdots, 8$)的排序结果。 $R_{ij}^{(1)} = \text{Rank}\{S_{ij}^{(1)} | [S_{ij}^{(1)}]_{i=1, \cdots, 30}\}$,并且 $1 \leq R_{ij}^{(1)} \leq 30$ 。

根据 SCORE 矩阵,构建排序矩阵(RANK),设定其元素是 R_i ,表示第 i 个国家($i=1, \cdots, 30$)综合发展水平排序情况, $R_i = \text{Rank}\{S_i | [S_i]_{i=1, \cdots, 30}\}$,并且 $1 \leq R_i \leq 30$ 。 $R_i = 1$ 表示 i 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在 30 个新兴市场国家中得分最高,排名首位; $R_i = 30$ 表示 i 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最低,排名末位。

结合上述模型,本文对新兴市场 30 国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排序与评估,在测算过程中采用相等权重的确权方法,具体指标及权重设置如表 1 所示。在数据处理方面,主要使用 2013~2017 年的实际统计数据,对于个别国家缺失个别年份的数据的情

表 1 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发展指标及权重

指 标	权重	指 标	权重	指 标	权重
经济发展(0.125)		资源禀赋(0.125)		失业率	0.0313
GDP 总量	0.0417	人均耕地面积	0.0417	女性劳动力占比	0.0313
人均 GDP	0.0417	人均可利用淡水资源	0.0417	营商环境(0.125)	
GDP 增速	0.0417	人均化石能源产量	0.0417	营商环境指数	0.1250
国家治理(0.125)		环境保护(0.125)		结构转型(0.125)	
反馈问责	0.0208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0.0625	城镇化率	0.0625
政治稳定	0.0208	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	0.0625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0.0625
政府效率	0.0208	社会发展(0.125)		规模效应(0.125)	
规制质量	0.0208	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0.0313	人口规模	0.0625
法律质量	0.0208	平均受教育年限	0.0313	土地面积	0.0625
腐败控制	0.0208				

况,使用线性插值估算系列中的缺失值,即根据过去可得的连续 3 年的数据,求得一个平均值,再以此平均值代表当年缺失的数值。序列开头或结尾的缺失值则使用相近的数值来替代,即在一个序列的开头丢失数据的情况下向后沿用一個值,在一个序列的结尾丢失数据的情况下向前沿用一個值。

四、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 测算结果

结合本文构建的双层评估模型,运用世界银行、联合国系统等权威国际组织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测算出 2013~2017 年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水平的平均得分及排序,以及经济、社会、治理、环境等 8 个主要发展维度分项发展水平的 5 年平均得分及排序(见表 2)。

根据本文的测算结果,新兴市场 30 国中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 10 个国家是:中国、智利、马来西亚、俄罗斯、波兰、秘鲁、罗马尼亚、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 10 个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埃及、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加纳、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越南;泰国、阿根廷、土耳其等 10 个国家处于发展水平的中间状态。

从区域分布看,欧洲的俄罗斯、波兰和罗马尼亚综合发展排名比较靠前,分别居新兴市场 30 国中 4、5、7 位;而非洲的突尼斯、南非、摩洛哥、加纳、埃及 5 个国家综合发展排名比较靠后,分别位于新兴市场 30 国中 18、19、22、26 和 29 位;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发展排名比较分散,有排列在前 3 位的中国、智利和马来西亚,也有排在后 10 位的巴基斯坦、伊朗、危地马拉等国。从综合发展指数得分看,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得分为 82.85,14 个国家综合发展得分高于平均水平,其中中国得分最高,为 86.94,其次是智利和马来西亚,分别得分 86.71 和 86.20。巴基斯坦得分最低,为 78.34,其次是埃及和伊朗,分别得分 79.03 和 79.50。从资源禀赋得分看,中国的得分为 71.45,俄罗斯得分为 84.52,沙特阿拉伯得分为 80.28。

(二) 主要特征

通过上述测算结果与具体指标分析,可以发现新兴市场 30 国的一些主要特征。

1.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驱动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引领作用凸显
- 本文将新兴市场 30 国按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区域划分,经济发展指数比较高的国家大多分布在亚洲和欧洲,而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排名比较落后。在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前五位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因较高的经济总量、较快的经济增速,居新兴市场 30 国首位,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紧随其后,但其综合发展水平分别位居 23 位和 13 位,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因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因素使其综合水平排名比

表 2 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及排序结果

国 家	综合发展		分项发展水平得分情况							
	排序	得分	经济 发展	国家 治理	资源 禀赋	环境 保护	社会 发展	营商 环境	结构 转型	规模 效应
中国	1	86.94	88.03	81.94	71.45	93.90	91.82	84.31	90.67	93.42
智利	2	86.71	79.26	97.76	79.54	92.59	94.30	92.80	86.70	70.72
马来西亚	3	86.20	79.17	90.43	75.03	91.61	92.90	99.39	90.58	70.48
俄罗斯	4	86.00	78.04	79.00	84.52	87.24	94.99	92.46	85.32	86.46
波兰	5	85.86	79.54	94.53	72.49	94.18	96.06	95.68	83.82	70.54
秘鲁	6	85.02	76.49	84.38	80.58	96.34	93.50	91.21	86.28	71.36
罗马尼亚	7	84.60	78.52	88.10	73.22	97.34	94.13	90.76	84.49	70.27
哥伦比亚	8	84.36	76.59	84.13	79.52	97.36	90.14	90.30	85.41	71.39
墨西哥	9	84.29	77.99	85.04	77.61	97.24	89.86	79.79	87.02	79.77
巴西	10	84.21	77.34	83.78	72.19	96.09	91.35	92.30	87.59	73.00
泰国	11	84.10	76.09	83.58	72.28	96.17	92.85	93.96	86.82	71.06
阿根廷	12	83.84	78.00	83.80	72.03	96.88	87.48	89.68	86.63	71.40
土耳其	13	83.57	80.66	83.86	77.09	96.10	92.61	79.85	90.41	72.83
哈萨克斯坦	14	82.93	78.20	81.11	84.48	83.80	95.14	88.95	79.25	72.51
印度尼西亚	15	82.71	76.80	83.71	72.54	97.62	88.18	83.99	84.51	74.32
多米尼加	16	82.46	77.98	83.48	70.71	98.22	89.24	83.28	86.80	70.00
印度	17	81.89	78.40	84.10	70.88	98.36	82.97	76.99	76.55	86.84
突尼斯	18	81.81	74.39	83.92	71.55	97.25	84.09	88.16	84.99	70.11
南非	19	81.74	75.25	88.36	72.57	91.62	83.11	89.01	82.40	71.56
菲律宾	20	81.73	76.86	83.50	71.05	99.04	90.01	78.99	83.19	71.23
越南	21	81.58	76.24	83.38	71.38	98.42	83.54	87.49	82.79	70.63
摩洛哥	22	81.56	74.88	81.99	71.24	97.71	93.92	84.09	76.30	71.15
沙特阿拉伯	23	81.53	82.81	83.63	80.28	75.06	86.45	85.28	86.53	72.16
厄瓜多尔	24	81.52	75.40	80.20	76.23	95.77	91.97	80.44	81.89	70.25
危地马拉	25	81.18	75.35	79.70	71.44	98.89	87.41	84.73	81.83	70.12
加纳	26	80.45	75.26	86.32	71.06	95.86	86.40	82.67	75.71	70.35
乌兹别克斯坦	27	79.85	76.75	74.31	71.53	93.01	92.96	77.71	81.93	70.58
伊朗	28	79.50	76.57	76.71	73.40	87.12	86.02	79.30	84.66	72.20
埃及	29	79.03	75.24	76.96	70.40	96.64	82.57	80.25	78.38	71.78
巴基斯坦	30	78.34	75.29	75.94	70.93	99.33	81.03	76.18	75.39	72.62

注:根据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限于篇幅,仅列出 8 个维度发展水平的得分情况。

较靠后。除这两个国家外,经济发展排名前 5 位的中国、波兰和智利综合发展排名也在前 5 位。经济发展指数排名最为落后的新兴市场国家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国家大多是经济总量较低且经济增速不高,包括加纳、埃及、危地马拉、突尼斯和厄瓜多尔(见表 3)。

表 3 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和经济发展排名分区域对比

国 别	综合排名	经济排名	国 别	综合排名	经济排名
亚洲			埃及	29	28
中国	1	1	摩洛哥	22	29
沙特阿拉伯	23	2	突尼斯	18	30
土耳其	13	3	欧洲		
马来西亚	3	6	波兰	5	4
印度	17	8	罗马尼亚	7	7
哈萨克斯坦	14	9	俄罗斯	4	10
菲律宾	20	15	拉丁美洲		
印度尼西亚	15	16	智利	2	5
乌兹别克斯坦	27	17	阿根廷	12	11
伊朗	28	19	墨西哥	9	12
越南	21	21	多米尼加	16	13
泰国	11	22	巴西	10	14
巴基斯坦	30	25	哥伦比亚	8	18
非洲			秘鲁	6	20
加纳	26	26	厄瓜多尔	24	23
南非	19	27	危地马拉	25	24

注:根据本文构建的新兴市场 30 国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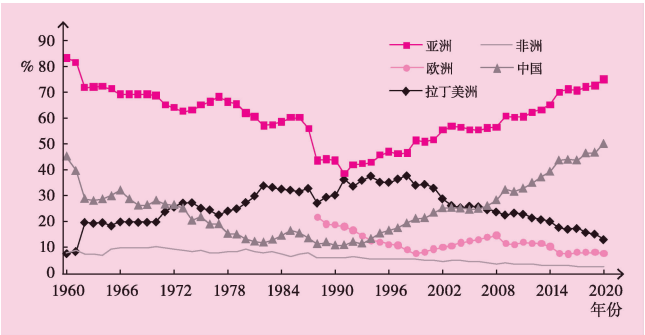


图 1 1960~2020 年新兴市场 30 国所在区域经济总量占比及其变化

注: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GDP(现价美元)指标数据整理。

中国、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是经济总量最大的 5 个国家,2020 年合计贡献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量的 90.2%。在这 5 个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国和印度也实现了最快和最稳定的经济增长,2000~2019 年,这两个国家未出现负增长,且平均经济增速分别高达 9.01%和 6.47%。受全球疫情影响,2020 年世界经济萎缩了 3.5%,印度经济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从 2019 年增长 4.04%到 2020 年萎缩 7.96%(见

图 1 显示,2020 年新兴市场 30 国中亚洲国家经济总量为 21.98 万亿美元,占新兴市场 30 国 GDP 总量的比重高达 75.58%,这一比重相比 1990 年的 44.06%提高 31.52 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 30 国中拉美国家所占份额则从 1990 年的 30.62%降至 2020 年的 13.36%,下降 17.26 个百分点。同样欧洲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份额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从 1990 年的 19%降至 2020 年的 8%,下

降 11 个百分点。总体上,新兴市场 30 国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总量在新兴市场 30 国中的比重变化呈现“剪刀差”发展趋势。1990 年之后,亚洲地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量比重不断增加,拉丁美洲和欧洲经济贡献不断减少,亚洲逐渐成为驱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

在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中

图 2)。虽然中国也受到疫情影响,但经济增速仅从 2019 年的 5.95% 放缓到 2.3%, 仍然保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也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2. 新兴市场国家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面的集中度高,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发布的《国际能源展望》(IEO 2011) 预测,到2035 年化石燃料仍将提供

世界能源的 78%。虽然未来可再生能源将是一次能源中增长最快的,但化石燃料将继续占能源总量的主导地位。到 2035 年,世界能源消费量将增加 53%,中国和印度将占总增长量的一半。《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利好的驱动下,2020 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增长 2.1%, 是当年少数几个能源需求仍保持增长的国家之一。

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能源市场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从能源生产看,2017 年世界化石能源产量为 113.2 亿吨油当量,新兴市场 30 国生产了 64.82 亿吨油当量,占 57.26%,其中在煤炭、石油、天然气产量方面,新兴市场 30 国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77%、50%和 45%;从能源消费看,2017 年世界化石能源总消费 115.09 亿吨油当量,新兴市场 30 国的消费量为 62.17 亿吨油当量,占 54.01%,其中新兴市场 30 国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75.55%、44.44%和 43.16%^①。

近两年,虽然全球经济遭遇严重衰退,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仍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面表现不凡。2019 年全球煤炭产量增长了 1.5%,其中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增长了 3.2EJ 和 1.3EJ;2019 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加速增长,尤其是天然气消费增加较多(增加了 240 亿立方米),仅略低于美国的消费增长(270 亿立方米)。《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显示,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利好的驱动下,2020 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增长 2.2%。2020 年,中国是少数几个能源需求仍保持增长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受疫情冲击,在全球天然气消费萎缩 2.3%的情况下,中国天然气消费仍增长了 6.9%。

虽然新兴市场 30 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量规模很大,但由于能源供给与需求存在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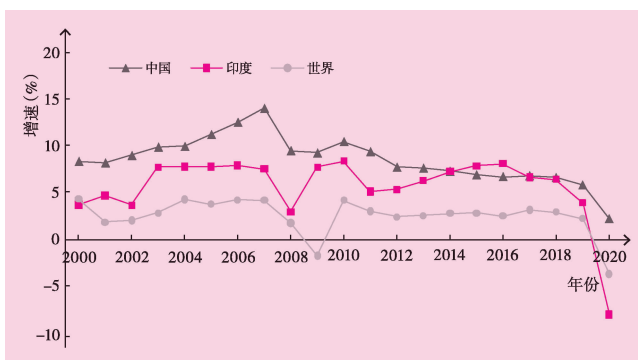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20 年中国、印度和世界的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view=chart>)。

① 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数据均来自《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https://www.bp.com/zh_cn/china/home/news/reports.html)。

间分布的巨大差异,从而使生产与消费的区域布局出现严重错位。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重要的化石能源输出国,亚太地区则是最大的化石能源输入地,因此生产与消费存在空间分离问题。一方面,中国、印度等能源消费大国的生产量无法满足其自身需求;另一方面,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能源生产大国的生产远超过其需求而导致供给过剩。表4显示,新兴市场国家的产消差在-6.41亿吨油当量到6.97亿吨油当量之间,生产与消费出现较大的空间分离,其中中国的产需缺口为6.41亿吨油当量,印度、土耳其、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能源消费量也较大,其产量同样不能满足自身需求,而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等国则是能源生产大国,尤其是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其能源产量超过其需求量分别达到6.97亿吨油当量和3.89亿吨油当量。因此,这种生产与消费在国家之间的严重不均衡状况,正好为新兴市场30国之间的能源合作提供了巨大机会。

3. 新兴市场30国劳动力资源充足,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大

新兴市场国家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2020年,新兴市场30国的总人口为48.20亿人,约占全球人口总量的62.17%。其中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量为27.82亿人,占新兴市场国家人口总量的57.72%,即超过一半的新兴市场国家人口分布在中国和印度^①。庞大的人口基数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保障,成为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2020年,新兴市场30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2.64亿人,全球相应的劳动年

龄人口总数为50.52亿人,占比为64.6%,这意味着新兴市场30国拥有全世界接近2/3的劳动年龄人口。具体来看,在新兴市场30国总人口中,67.72%的人口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一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5.19%),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6.39%)。图3显示,1960~1987年新兴市场30国总人口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一

表4 2017年新兴市场国家化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差 亿吨油当量

国 家	产消差	国 家	产消差	国 家	产消差
俄罗斯	6.97	马来西亚	0.06	智利	-0.30
沙特阿拉伯	3.89	秘鲁	-0.02	菲律宾	-0.38
印度尼西亚	2.08	罗马尼亚	-0.09	巴基斯坦	-0.40
伊朗	1.57	埃及	-0.14	波兰	-0.44
哈萨克斯坦	0.93	越南	-0.14	泰国	-0.71
哥伦比亚	0.86	阿根廷	-0.15	土耳其	-1.17
南非	0.28	巴西	-0.16	印度	-3.34
厄瓜多尔	0.17	摩洛哥	-0.19	中国	-6.41
乌兹别克斯坦	0.09	墨西哥	-0.25		

注:产消差指的是新兴市场30国的化石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差值,正值代表国家化石能源生产量大于消费量,负值表示生产量小于消费量。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原始数据得到。《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未公布多米尼加、加纳、危地马拉和突尼斯4个国家的能源消费数据。

① 人口总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TOTL?view=chart>)。

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88 年开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呈不断提高的趋势。其中,沙特阿拉伯、泰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2020 年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 70%,分别为 71.81%、70.49%和 70.32%。

从劳动力供给市场看,2020 年新兴市场 30 国的劳动力总数达 21.22 亿人^①,占当年全球劳动力 33.86 亿人的 62.66%,接近 2/3,而新兴市场 30 国又有近 2/3(64.9%)的劳动力集中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3 个国家。充沛的劳动力供给压低了劳动力价格,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1. 过度依赖能源和资源的经济结构不利于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新兴市场 30 国中有相当数量的国家经济结构单一,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面临较大的经济波动风险。从 2013 和 2017 年新兴市场 30 国的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变化情况看,2013 和 2017 年中国均排名首位,经济发展一直处于新兴市场国家前列(见表 5)。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指数排名也一直比较靠前,未发生显著变化。排名进步的国家有波兰、罗马尼亚、泰国、伊朗、越南,大多得益于其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成熟的工业品市场和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尤其是波兰和罗马尼亚由于稳定的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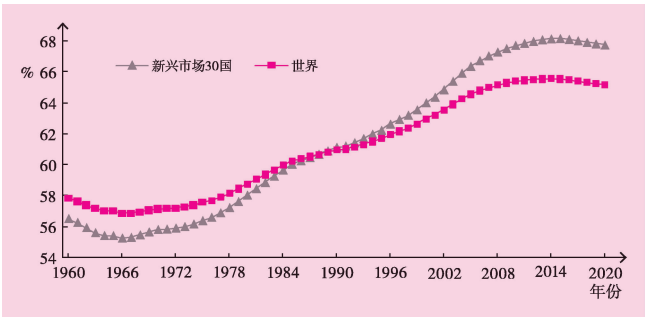


图 3 1960~2020 年 新兴市场 30 国和世界平均 15~64 岁人口占比及其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表 5 2013 年和 2017 年新兴市场 30 国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及其变化情况

国 家	2013	2017	国 家	2013	2017
上升			下降		
伊朗	30	20	哥伦比亚	11	24
罗马尼亚	13	4	秘鲁	12	21
波兰	10	3	乌兹别克斯坦	16	25
泰国	23	16	哈萨克斯坦	5	12
巴基斯坦	28	22	俄罗斯	4	10
多米尼加	20	14	厄瓜多尔	17	23
加纳	21	15	南非	22	28
印度	15	9	巴西	7	11
越南	24	19	沙特阿拉伯	2	5
阿根廷	9	6	突尼斯	27	30
埃及	29	27	危地马拉	26	29
菲律宾	18	17	智利	6	8
马来西亚	8	7	摩洛哥	25	26
墨西哥	14	13	不变		
土耳其	3	2	中国	1	1
印度尼西亚	19	18			

注:根据经济发展指数测算得到。

①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L.TLF.TOTL.IN?view=chart>)。

济增长，两国的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分别从 2013 年的 10 位和 13 位上升到 2017 年的 3 位和 4 位。经济发展排名退步比较严重的国家包括哥伦比亚、秘鲁、乌兹别克斯坦、厄瓜多尔、巴西、智利、哈萨克斯坦等，这些国家过度依赖能源和自然资源，经济结构单一减弱了其抗风险能力，不利于其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9 年新兴市场 30 国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的比重为 5.1%，是世界平均水平（2.02%）的 2.5 倍。新兴市场 30 国的这一比重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的国家共有 18 个，其中沙特阿拉伯的自然资源租金占比甚至高达 24.81%，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2.3 倍；其次是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其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分别高达 23.65%、17.62%、13.10%。由此看出，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过度依赖资源开发，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比较脆弱，难以长期维持。

从动态变化看，近 10 年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呈下降趋势，这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摆脱单一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1990~2018 年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又快速下降的波动态势，2012~2019 年这一比重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见图 4）。这反映出中国已经逐步脱离了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通过促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带动经济增长。类似的变化也在越南、智利、秘鲁等国家发生，其中越南的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从 2011 年的 12.05% 下降到 2019 年的 3.37%，智利从 2011 年的 12.11% 下降到 2019 年的 2.30%，秘鲁从 2011 年的 12.62% 下降到 2019 年的 1.66%。由此可见，30 国均在努力探索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发展新模式。

2. 新兴市场 30 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就是要满足持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而提高耕地的粮食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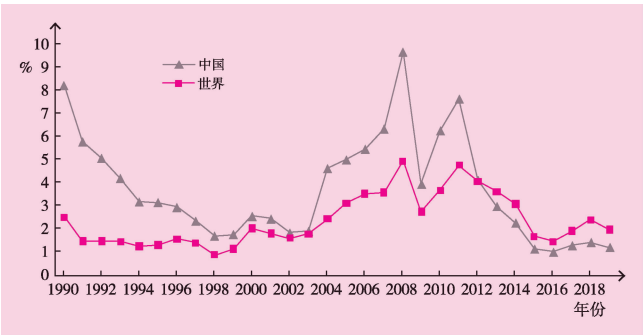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与世界的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TOTL.RT.ZS?view=chart>）。

能力则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新兴市场国家耕地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因此人均资源不足，加上工业化城市化导致耕地不断地非农化，一些国家面临耕地资源不足与粮食产量过低的双重压力，国家的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2017 年，新兴市场 30 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163 公顷^①，低于世

① 这里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G.LND.ARBL.HA.PC?view=chart>）。

界平均水平(0.192 公顷)。同时,新兴市场 30 国之间的耕地资源差异较大。例如,耕地资源短缺的马来西亚,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029 公顷,哈萨克斯坦则以 1.652 公顷的人均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澳大利亚(1.904 公顷/人)。阿根廷和俄罗斯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和第五位,分别为 0.899 公顷与 0.852 公顷,耕地资源也比较丰富。这意味着新兴市场 30 国之间的农业合作潜力较大。

从新兴市场 30 国的人均粮食产量看,长期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见图 5)。一般将人均粮食产量 400 公斤作为粮食安全线,新兴市场 30 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在 2017 年最高时只有 380 公斤,没有达到粮食安全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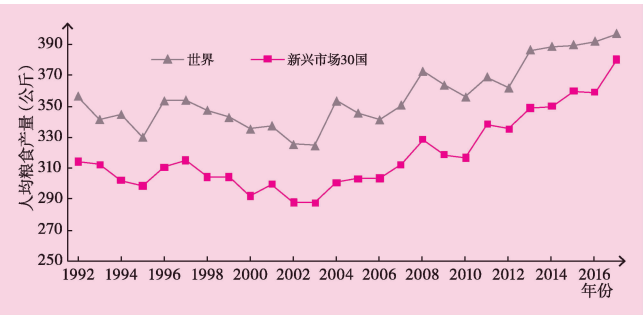


图 5 新兴市场 30 国与世界人均粮食产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从表 6 可以看出,未达到粮食安全线的新兴市场国家有 19 个,其中沙特阿拉伯的人均粮食产量在新兴市场 30 国中最低,为 43.17 公斤,仅为粮食安全线的 10.8%,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人均粮食产量低于 100 公斤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新兴市场 30 国中人均粮食产量最高的国家是阿根廷,达 1 734.53 公斤;高于 1 000 公斤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罗马尼亚和哈萨克斯坦,人均粮食产量分别为 1 385.53 公斤和 1 115.94 公斤。从区域分布看,非洲新兴市场 5 国均处于粮食安全线水平以下;欧洲 3 国则全部位于粮食安全线以上且人均粮食产量很高;拉丁美洲除了阿根廷和巴西外,其他 7 个国家均处于粮食安全线水平以下;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中有 10 个处于安全线附近。

3. 以煤为主
的能源消费结构
使新兴市场国家
面临更大的减碳
压力

以化石燃料
为主的能源消费
结构正在成为全
球气候变暖的重
要诱因(范世涛
等,2013)。新兴

表 6 2017 年新兴市场 30 国的人均粮食产量						公斤
国 家	人均粮食产量	国 家	人均粮食产量	国 家	人均粮食产量	
阿根廷	1734.53	印度尼西亚	413.13	智利	187.93	
罗马尼亚	1385.53	南非	331.68	秘鲁	161.01	
哈萨克斯坦	1115.94	墨西哥	300.43	厄瓜多尔	151.22	
俄罗斯	907.59	摩洛哥	275.07	突尼斯	143.64	
波兰	840.69	伊朗	260.07	危地马拉	118.50	
巴西	566.72	菲律宾	258.54	加纳	105.88	
泰国	559.42	埃及	240.73	马来西亚	95.63	
越南	506.12	印度	234.27	哥伦比亚	88.52	
中国	445.71	乌兹别克斯坦	217.46	多米尼加	60.25	
土耳其	445.44	巴基斯坦	212.11	沙特阿拉伯	43.17	

注: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提供的原始数据测算得到。

市场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加速阶段,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进入能源密集型发展阶段,这些国家的能源需求大大增加,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消费为主,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比其他燃料更高,使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更为严峻。图 6 显示,新兴市场 30 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37.57% 增长到 2018 年的 60.21%,增加 22.63 个百分点,尤其是 2000 年以后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总排放的比重快速增加,这可能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进程后对能源需求增加,同时对节能环保重视不够,从而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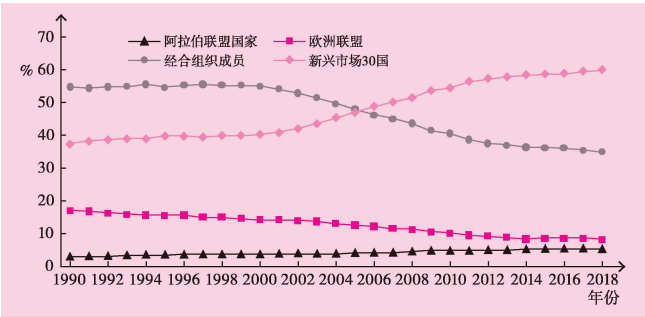


图 6 1990~2018 年二氧化碳排放比重的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2020 年受疫情影响,世界能源需求下降 45%,全球能源使用产生的碳排放量下降 6.3%,煤炭消费下降 4.2%,然而,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煤炭消费分别增长 0.5EJ 和 0.2EJ。目前,中国在全球碳排放总量中的份额为 31%。同时,数据也显示中国的能源结构持续向绿色

能源转型,2007 年中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为 73%,2020 年降到 57%。2020 年中国是可再生能源增长的最大贡献者(1.0EJ),其次是美国(0.4EJ),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的 1/3。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1)新兴市场 30 国中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 10 个国家是:中国、智利、马来西亚、俄罗斯、波兰、秘鲁、罗马尼亚、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综合发展水平最低的 10 个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埃及、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加纳、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越南;泰国、阿根廷、土耳其等 10 个国家处于综合发展水平的中间状态。(2)新兴市场 30 国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带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中国的引领作用尤为显著;新兴市场国家在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方面的严重不对称,使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前景广阔;新兴市场 30 国劳动力资源充沛,促进发展的人力资源丰富。(3)新兴市场 30 国目前在国家综合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度依赖能源和自然资源的经济结构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较为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使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更大的减碳压力。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继续坚持开放发展战略,发挥中国

的引领作用。对外开放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推动力,在通过对外开放获得增长动力和发展机遇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国具有高度开放的商品市场和适度开放的资本市场,通过先商品、后资本,先直接投资、后资本投资的方式,逐步形成渐进式有管理的开放节奏,保证国内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稳定,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2)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应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两个维度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尽早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具体来看,一方面要加大节能力度,通过提高能效抑制过高的能源消耗;另一方面要积极有序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3)加强农业国际合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据统计,2020 年全世界面临饥饿的人口达 7.2 亿~8.11 亿人,比 2019 年增加 1.61 亿人^①。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更加集约地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新兴市场 30 国在耕地资源有效利用等农业合作方面空间巨大,在国际合作框架下深化农业改革、促进农村发展对新兴市场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范世涛等(2013):《专题—世界能源格局:四大趋势》,《经济研究参考》,第 2 期。
2. 方晋等(2012):《新兴经济体崛起——理论、影响和政策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
3. 胡必亮等(2018):《新兴市场国家的综合测度与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学》,第 10 期。
4. 张宇燕、田丰(2010):《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际经济评论》,第 4 期。
5. Alvarez-Cuadrado F., Poschke M. (2011), Structural Change Out of Agriculture: Labor Push Versus Labor Pul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3(3):127-158.
6. Herrendorf B., Rogerson R., Valentinyi Á. (2014),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ghion P., Durlauf S.N.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855-941.
7. IMF. (2004),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he Glob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8. Kvint V. (2009), *The Global Emerging Market: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责任编辑:朱 犁)

^① 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1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